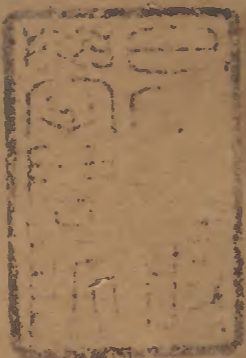


醫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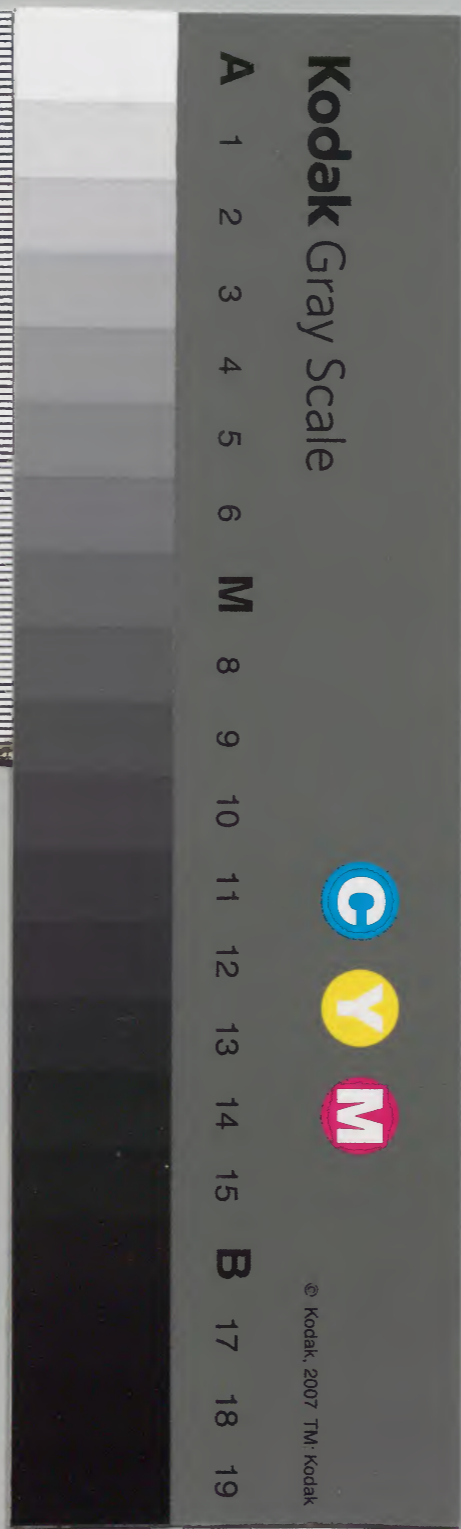
三四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九	〇	八	二
九	〇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漢	書	類	號
九	〇	八	二
九	〇	八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909
冊數	8 (3)	
函號	300	200



醫說卷第三

神方

夢獲神方

宋新安張杲季明父著

虞雍公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憇
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泄痢疾連月重九日
夢至一處類神僊居一人被服如僊官延之坐視壁
間有韻語藥方一紙讀之數遍其詞曰暑毒在脾濕
氣連脚不瀉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蒸餅和藥甘
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醫家大錯夢回尚能記

即錄之蓋治暑泄方也如方服遂愈夷堅志

鏡州民郭端友精意事佛紹興乙亥之冬募眾紙筆緣自出力以清且靜念書華嚴經期滿六部乃止癸未之夏五部將終忽兩目失光翳膜障蔽巫醫鍼刮皆無功自念唯佛力可救次年四月晦誓心一日三時禮佛觀音願於夢中賜藥或方書至五月六日夢皂衣人告曰汝要眼明用獼掌散熊膽丸則可明日遣詣市藥但得獼掌散點之不效後於道藏獲觀音治眼熊膽丸方舉室驚喜即依方市藥旬日乃成服

之二十餘日藥盡眼明至是年十月平復如初即日接書前帙感靈應特異增為十部乃止今眸子瞭然外人病目疾者服其藥多愈藥用十七品南熊膽一分為主黃連蜜蒙花羌活各一兩半防已二兩半草龍膽蛇蛻地骨皮大木賊仙靈脾皆一兩瞿麥旋復花甘菊花皆半兩麩仁二錢半麒麟竭一錢蔓菁子一合同為細末以羯羊肝一具煮其半焙乾雜於藥中取其半生者去膜爛研入上件藥杵而丸之桐子大飯後米飲下三十丸諸藥脩治無別法唯木賊去節麩仁用肉蔓菁水淘蛇蛻炙夷堅志

觀音治痢

李景純傳有一婦人久患痢將死夢中觀音菩薩授此方服之遂愈用木香一味細末米飲調服本草

人參胡桃湯

洪輯居溧陽縣西寺事觀音甚敬幼子佛護病痰喘醫不能治凡五晝夜不乳食證危甚又呼醫杜生診視之曰三歲兒抱病如此雖扁鵲復生無如之何爾輯但憂泣辨凶具而其母以嘗失孫愁悴尤切輯益窘懼投哀請禱于觀音至中夜妻夢一婦人自後門入告曰何不服人參胡桃湯覺而語輯輯灑然悟曰

是兒必活此蓋大士垂教爾急取新羅人參許胡
桃肉一枚不暇剝治煎為湯灌兒一蜺殼許喘即定
再進遂得睡明日以湯剝去胡桃皮取淨肉入藥與
服喘復作乃只如昨夕法治之信宿有瘳此藥不載
於方書蓋人參定喘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予以淳
熙丁未四月有痰疾之撓因晚對上宣諭使以胡桃
肉三顆生薑二片臨卧時服之畢即飲湯三兩呷又
再嚼桃薑如前數且飲湯勿行動即就枕既還玉堂
如思指敬服旦而嗽止痰不復作輯之事亦類此云

志已

醫論

卷三

三

懸癰

穀道外腎之間所生癰毒名爲懸癰醫書所不載世亦罕有知者初發唯覺甚癢狀如松子大漸如蓮實四十餘日後始赤腫如胡桃遂破若破則大小便皆自此去不可治矣其藥用橫紋大甘草一兩截長三寸許取山澗東流水一大盃并水河水不可用以甘草蘸水文武火慢煮不可性急須用三時久水盡爲度擘視草中潤然後爲透却以無灰酒兩椀煮俟至一半作一服温服之初未便效驗二十日始消未破者不破可保安平雖再進無害與化守姚康朝正苦

此癰衆醫拱手兩服而愈

神授乳香飲

吳大昔以泥補葺善神後因結屋墜梯折傷腰勢殊亟夢神來云汝昔嘗救我我不敢忘授以乳香飲其方用酒浸虎骨敗龜黃蒼牛膝草薺續斷乳香七品覺而能記卽喚子買藥敬服之旬愈志

夢張王藥愈癰

時康祖爲廣德宰事張王甚敬舉家不食猪後授温倅下體抱疾小愈左乳復生癰繼又曾臆間結核其大如拳堅如石荏苒半歲百藥皆不能施已而牽掣

臂腋徹于肩痛楚特甚亟禱王祠下夢聞語曰若要
安但用薑自然汁製香附服之可也夢覺呼其子檢
本草視之二物治證相符訪醫者張棣亦云有理遂
用香附去毛薑汁浸一宿為末二錢米飲調才數服
瘡膿流出腫硬漸消自是獲愈庚志

救疫神方

靖康二年春京師疫氣大作有異人書一方於齋舍
凡因疫發腫者服之無不效其方黑豆二合炒令香
熟甘草二寸炙黃以水二盞煎其半時時呷之

治吐血

秀州進士陸迎忽得疾吐血不止氣蹙驚顛狂躁跳
躍雙目直視至深夜欲拔戶而出如是兩夕諸醫遍
用古方及草澤單方極療不瘳舉家哀訴所事觀音
夢授一方但服一料當永除根本用益智一兩生珠
二錢青皮半兩麝一錢碾細末燈心湯調陸覺取筆
記之明日治藥病隨手而愈同上

呂真人治目疾

江陵傅氏家貧鬻紙為業性喜雲水見必邀迎小閣
塑呂僊翁像朝暮焚香敬事甚謹雖妻子不許輒至
一日有客方巾布袍入共語曰適有百金邀傅飲傅

目昏多淚客教用生熟地黃切焙椒去目及閉口者
 微炒三物等為末蜜丸桐子大五十丸鹽米飲空心
 下傳如方添藥不月目明夜能視物享年八九十
 耳目聰明精力如少年辛志

驚風妙藥
 趙周氏之子三歲忽驚風掣癡體如反張弓不納乳
 食四肢盡冷眾醫莫能措手族弟善信來云邑主簿
 李賡藏一方療此證如神急求併力治藥才合就便
 以擦兒齒少頃作噦咳聲手稍轉動自夜至旦灌兩
 餅從此平復趙焚香設誓將終其身以施人名蜚稍

餅子用赤足全蜈蚣一條蝎梢乳香白花蛇肉朱砂
 天南星白殭蠶各半兩麝香二錢凡八味砂乳麝別
 研蛇酒浸去皮骨取淨南星煨熟蠶生用與蜈蝎五
 者為末別研三者和均酒糊丸捏作餅徑四分煎入
 參或薄荷或金銀花湯磨化一粒周歲以下者半之
 全活小兒不可計庚志

治內障羊肝丸

治目方用黃連者多矣而羊肝丸尤奇特異用黃連
 末一兩白羊子肝一具去膜同於砂盆內研令極細
 衆手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以溫水下二十九丸連作五

劑但是諸目疾及翳障青盲皆治忌猪肉冷水唐崔承元者因官治一死囚出活之囚後數年以病自致死一日崔為內障所苦喪明逾年後半夜嘆息獨坐忽聞塔除悉宰之聲崔問為誰徐曰是昔蒙活囚今故報恩至此遂以此方告言訖而沒崔依此合服不數月眼復明本事方

神精丹

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一在前一在後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也未後者應云到也擊一下爆然有聲遂覺後心一點痛不可忍昏悶移時叔微所合

神精丹有此證即取三粒令餌之過數刻痛止神醒其方出千金中殆晉景公夢二豎之比也同上

寒嗽

晉之姪事觀音甚謹適苦嗽踰月夜夢老僧呼謂之曰汝嗽只是感寒吾有方授汝但用生薑一物切作薄片焙乾為末糯米糊丸芥子大空心米飲下三十丸覺如其言數服而愈癸志

丁公藤愈風

南史解叔謙鴈門人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祈告聞空中云得丁公藤治即差訪醫及本草皆無至宜都

山中見一翁伐木云是丁公藤療風乃拜泣求得之
及漬酒法受畢失翁所在母疾遂愈本草

稀莨丸

江陵府節度使進稀莨丸方臣有弟誣年三十一中
風床枕五年百醫不差有道人鍾針者因覩此患可
餌稀莨丸必愈其藥多生沃壤五月間收洗去土摘
其葉及枝頭丸蒸九曝不必大燥但取蒸為度杵為
末煉蜜丸梧子大空心溫酒米飲下二十九所患
忽加不得憂至四十服必復如故五十服當丁壯奉
宣付醫院詳錄又知益州張詠進表云臣因換龍興

觀掘得一碑內說修養氣術并藥二件依方差人訪
問採覓其草頗有異金稜銀線素根紫莖對節而生
蜀號火杵莖葉頗同蒼耳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
之効臣自喫至百服眼目精明即至千服鬚髮烏黑
筋力輕健効驗多端臣本州有都押衙羅守一曾因
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痊又和尚智
嚴年七十患偏風口眼喎斜時時吐涎臣與十服亦
便瘥今合二百劑差職員史元奏進同上

一服飲

福唐梁緄心脾疼痛數年之間不能得愈服藥無効

或教供事穢跡神且持誦呪語久之夢中告曰與汝
良藥名為一服飲可取高良薑香附子等分如本條
脩製細末二錢七温陳米飲下空心服為佳不煩再
服已而果驗後嘗以濟人皆効類編 百一選方云
若同炒 味須各炒然後合
即不効

診法

診法

診法常以平日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
未盛絡脈調均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切脈
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臟有餘不足六腑強弱

形之盛衰以此參決死生之分千金

動脈

十二經皆有動脈獨取寸口以決五臟六腑死生吉
凶之法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人一呼
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人一
日一夜凡一萬二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度周於身漏
水下百刻榮衛行陰陽各二十五度為一周也故五
十度復會於手太陰太陰者寸口也即五臟六腑之
終始千金

脈形氣逆順

孫尚藥曰凡診脈先視人之長短肥瘦形氣相得者
不病形氣不相得者病形氣損者危形氣反者死形
氣既反脈又加之懸絕者形氣俱病見者立死故人
長脈亦長人短脈亦短人肥脈亦厚人瘦脈亦急此
形氣之相得也然人賴五行以生而常為八邪所攻
若非次有誤中他邪得病亦易為治療謂形氣相得
也形氣不相得而反者謂人長脈短之類若得病必
難拯治此是人之氣候無病者不久當病病者危危
者死矣切須畏忌搏節和氣養神勿更恣意不慎轉
耗天真深思深思雞峯方

四時之脈

凡脈順四時者謂春弦夏洪秋毛冬石中有和氣軟
滑而長乃是不病之人得病即易為治療蓋從和氣
而生也用法萬全如氣反脈逆形氣相失名曰不可
治是形盛氣虛形虛氣盛故不可治也凡人形氣俱
虛安穀者過期而死不安穀者不過期而死安穀謂
飲食尚進期是八節之氣候也雞峯方

肥瘦虛實

診脈治病必先度人之肥瘦以調氣之虛實虛則補
之實則泄之若形瘦脈大胃中多氣者必死是形氣

俱不足而脉反有餘故死也故人形盛脉細少氣不足者危危者近於死也猶有可治之理以氣不足而形盛故也其形氣相得者生是人形氣肥瘦長短氣候相得故生也參五不調者病謂脉氣交亂而不調故病也上下寸關尺三部脉如參春者病甚也三部脉左右手十至不可數者死是一呼一吸脉來往十至已上無生氣也故死矣雞峯方

形氣相得相反

大凡診脉先定四時之脉便取太過不及虛實冷熱寒温至數損益陰陽衰盛五行生尅臟腑所屬看之

以爲大法然後取其人形神長短肥瘦氣候虛實盛衰性氣高下布衣血食老幼強弱但順形神四時五氣候無過者生之本其形氣與五行反者危病若過盛而形氣反逆脉有懸絕者死不治矣雞峯普濟方

善別脉

郭玉廣漢人也後漢章帝時爲侍郎爲人善別脉知人生死帝令童男衣女子之衣詐云其病使玉診脉玉曰此女誰言病據脉狀陽盛陰弱臣謂非女帝善之遷五官中郎將

龐安常脉法

察脉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凡平人之脉人迎大於春夏寸口大於秋冬何謂人迎喉旁取之內經所謂別於陽者也越人不盡取諸穴之脉但取手太陰之行度魚際后一寸九分以配陰陽之數而得關格之脉然不先求喉手引繩之義則昧尺寸陰陽關格之所起寸四倍於尺則上魚而為溢故言溢者寸倍尺極矣無之脉一名關一名內格一名陰乘之脉曰外關者自關以上外脉也陰拒陽而出故曰外格陰生於寸動於尺今自關以上溢於魚際而關以后脉伏行是

為陰壯乘陽而陽竭陽竭則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寸口四倍於人迎為關陰之脉者也關以后脉當一寸而沉過者謂尺中倍於寸口至二倍則入尺而為覆故言覆者尺倍寸極矣覆之脉一名曰內關一名曰外格一名曰乘陽之脉內關者關以下內脉也外格者陽拒陰而內入也陽生於尺動於寸今自關以下覆入尺澤而關以前脉伏行則為陽亢乘陰而陰竭亦死脉有是者死矣此所謂人迎四倍於寸口為格陽之脉也經曰人迎於寸口皆盛過四倍則為關格關格之脉不能極天地之精氣而死所謂關

格者覆溢是也雖然獨覆獨溢則補瀉以生之尺部
一盛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二盛瀉足太陰補足少陰
三盛瀉足陽明補足太陰皆二瀉而一補之四盛則
三陽極導之以針當盡取少陽太陰陽明之穴脉靜
者取三陽於足脉數者取於手瀉陽二當補於陰一
至寸而反之脉有九候者寓浮中沉於寸關尺也且
越人不取十二經穴者直以二經配合於手太陰行
度自尺至寸九分之位復分三部部中有浮中沉以
配天地人也又曰中風木傷寒金溫水熱火溫病起
於濕濕則土病土病而諸臟受害其本生於金木水

火四臟之變也陽浮陰濡為風溫陽數陰實為溫毒
陽濡陰急為濕溫陰陽俱盛為溫瘧其治之也風濕
取足厥陰木手少陰火溫毒專取少陽火傷寒取手
太陰金手少陰火濕溫取足少陰水鄉人皆為我能
與傷寒語我察傷寒與四溫變辯其疑似而不可亂
也故定陰陽於喉手配覆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沉
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余參以內經
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
焉

張右史集

太素之妙

予伯祖張諱諱宗字子充歛人也家舊以財雄鄉里族人以醫名者因留意焉長聞蘄水道人龐君安常以醫聞淮甸徑從之遊一日丐者扣門自言為風寒所苦龐君令以藥濟之丐者問當用何湯使龐君見其手執敗扇指以此煎湯調所服之藥公初不省其意乃曰豈非本草所謂敗扇能出汗者乎龐曰然公辭歸嘆曰龐君用藥則善矣聞川有王朴先生者其察脉非特知人之病而太素之妙能測人之死生禍福見於未著之前服膺幾年盡得其妙乃辭而歸先是宣之南陵有富者惟一子而家累萬計適中寒

疾以為不可救則氣息僅存以為可瘳則邈不知人召公治之公笑曰正有此藥然此病後三日當蘇蘇必欲飲水則以此藥與之服畢當酣寢切勿驚動醒則汗解而安矣富者如其言其子之疾果愈南陵宰其妻亦苦寒疾醫者環視無所措手公探囊中得藥服之疾起矣如其言而亦安祈門宰陳君孺聞公之名召之是時縣學士子餘三十人聞公太素之妙丞相汪公廷俊預學職陳請遍診生員公診至丞相則曰南人得北脉後官當相國然登第後必自北方起時丞相欲往京師家貧公力贊其行至京師邈未有

遇因言于公曰恐誤所許之術公曰安之當達矣未
踰年果登第授北京大名簿徊環北京而梁公子美
辟之遷至大中大夫後至宣政末力贊太上皇入繼
大寶而正位槐鼎皆自北方起也丞相范公堯夫當
徽廟卽位之初朝廷以其舊德元勳將虛左召之而
丞相嬰疾召公診視問曰某此去壽幾何公曰丞相
脉不出半年丞相曰使某得至京師皆先生力也公
曰如此則可丞相遂同公朝京師朝廷方欲大用范
公力辭授以醴泉觀使奏公以假承務郎丞相後果
以不起聞矣公出京至京尚書蹇公序辰知應天府

召公察脉公曰尚書無官脉且夕必有失俄被旨放
歸田里未踰半年復召公察脉問曰某復如何公曰
今日之脉與前不同當得郡矣不踰時而知杭州蔡
元度樞密吳國夫人王荆公女也有疾召公而愈嘆
曰天下醫工未有妙如張承務者黃君謨誥授淮西
提刑過當塗遇之公察脉而言曰大夫食祿不在淮
西相次還朝矣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
起則有召命不滿歲當二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
病良可憂九月矣後朝廷召蔡公京用之而黃君階
此而進一歲之內皆如公言作序送公曰余自崇寧

年中授淮西提刑待次南歸過當塗遇故人張子充
 爲予切脉而言曰大夫食祿不在淮西相次還朝矣
 然非今日宰相所謂宰相者猶未起起則有召命不
 滿歲當三遷又曰大夫不病而細君病良可憂九月
 今丞相蔡公當國被旨除戶部郎中八月遷吏部九
 月長壽縣君劉氏卒十二月遷左司此數者與子充
 之言若合符節夫察人之脉知其病不病可治不可
 治故有之矣察夫之脉而知婦死生者間或有之至
 於察庶官之脉而知當朝宰相之出入未之見也自
 非術數窮天地智識窺造化其孰能與於此哉三年

六月爲之賦詩因序其畧黃山樓掛斗牛星三十六
 峯森翠屏溫泉一派瀉東溟下有丹砂連赤城軒轅
 黃帝招廣成採山飲水學長生夜半常談內外經飄
 風驟雨迅雷震獨騎龍去遊天庭至今山水默通靈
 張君盡得其精爽溫潤如玉清如冰放指測入無遁
 形三尸九蟲潛震驚富貴貧賤及死生自量多少提
 重輕無嫌黑白太分明片言隻字皆至誠當時將相
 及公卿邀至在門倒屣迎其言東嫂色驕矜馬須欲
 往人不行惠然訪我來崑崙且謂連珠脉已形口不
 可傳心可銘一飲三爵如建瓴老夫先醉君獨醒短

歌不足為先聲元子尚有史官書姓名及姑熟李公端叔
 青山郭公功甫正祥尚書黃公道夫太尉薛公明皆與
 之遊先是功甫有子得異疾四肢如削人視其氣息
 僅存以命在須臾召公診之公曰無足憂翌日功甫
 飯公公曰所召何人功甫即言所召者惟吾子充一
 人而已公曰可增一客及期問公何人可預此席公
 以郭之病子對功甫曰兒如此豈能陪燕豆公未應
 間力請其子同席遽授一藥酒未再進疾大作涎沫
 皆出公令視之必有物在其間果得一魚骨隨出舊
 疾因頓愈有詩送公云君不見左真人韓伯休聞名

不可見今迺逢張侯張侯生新安聲名滿皇州探蹟
 陰陽關壽命推短脩何代無異人志妙安可求靈丹
 輒起死固匪醫之流衣冠乃儒者眉宇僊氣浮願言
 分一粒洗我千歲憂高飛出塵寰相追汗漫遊而黃
 公道夫序之則曰張君字子充得脉于異人來遊京
 師能以疾證占休咎告于省府之官累累皆中或怪
 其異疑用它術寓言在脉予曰不然萬物墮五行數
 中五行之在五臟死生禍福之變動于脉見于面聞
 于聲乃其深切著明者也又何疑之哉其術方行于
 京師偶以憂還江上畧書其事以告東南好事者與

乏共信焉元將已卯正月二十一日僉山黃裳書及
 紹興間待制曾公開守徽日視事之始因召先祖揮
 字子發醫乃問曾出外方否對以蚤歲從先兄子充
 往建康公再三嘆曰子充之術非常術也不知其為
 此邦人詢待制公迺薛公子塔爾當公在都下時鄉
 邦前輩在國學者無不扣之而殿院胡公汝明求診
 公曰公當登第然心脉未圓候圓則成矣後往見之
 許其不出此舉遂中壬辰年之第先是士夫聞公名
 者皆踵至沓來惟恐其後有授全齊貳車者方其未
 有所授公診脉謂之曰公脉止有七日及五日有全

齊貳車之除乃曰張某妄人耳言我脉止有七日今
 五日乃有此除深怒之及七日晨起盥嗽遽仆于地
 子弟視之已不可救亟召公而告其疾公曰緞遊脉
 見前以言之不可療矣其子後作文擬扁鵲過齊見
 齊桓之事推美公之先見如此公歸鄉時承議董正
 封為徽守召診其脉公曰承議今歲必當蔭子董以
 為官既未該奏補亦非郊祀之年族人中亦未有可
 以奏官及之者疑之適宛陵幕僚公檄至徽亦云子
 充之言不獨許承議亦許宛陵守矣恐不足信未踰
 年而徽廟登極凡守土之臣並得捧表恩澤先祖

隨侍至建康一日有一婦人扣門求藥伯祖偶不在
舍先祖爲診之既歸則稟伯祖以婦人六脉所受之
患并所與之藥伯祖云如吾弟所與藥病當退矣此
婦人據其脉氣當發居三年左乳下必有黑痣或再
來當問之適及三日而婦人果再扣門先祖問其所
以果如伯祖之言及紹興丙寅資政何公鑄謫居新
安先祖累蒙資政招醫後何公有序送之云余自弱
冠遊學金陵已聞張子充以醫名江東士大夫多神
其術以謂其察脉非特知人之疾至於貴賤禍福期
以歲月旬日若神余嘗異之而恨未識其人也後三

十年余謫居新安識其弟揮方知子充爲此邦人且
聞其事甚詳揮嘗親授指教於子充故其議論有據
切脉精審今爲此邦醫師之冠余居徽二年多賴其
診治故特書之因以見子充之術果不凡其傳於後
者猶如此也惜乎公名盛于崇寧大觀時而享年止
四十有九卒於南昌是日也晨起見郡將云某之大
事在今日午時後事必當累公郡將曰不至此否公
曰吾診脉血已入心矣使人俟之果如期而卒張季
記其伯祖
子充事

魚遊蝦戲

太常博士楊日宣病寒，郝允診曰：君昧首震而尾息，尾震而首息在法為魚遊蝦戲，不可治。不數日死。氏邵

傷寒

百病之本

其誥有言曰：常不能慎，害上者自致，百病之本而怨咎於神靈乎？當風臥濕，反責它人，於朱覆皆癡人也。夫慎事上者，謂舉動之事必當慎思。若飲食恣情，陰陽不節，最為百病之本。致使虛損內起，風濕外侵，所以共成其害。如此者，豈得關於神明乎？惟當勤於藥

術療理爾

察病先識其源

欲療病，先察其源。先候其病機，五臟未虛，六腑未竭，血脉未亂，精神未散，服藥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勢已過，命將難全。

病之所由

夫病之所由來，雖多端而皆關於邪。邪者不正之因，謂非人身之常理。風寒暑濕飢飽勞逸，皆各是邪。非獨鬼氣疫癘者矣。人生氣中如魚在水，水濁則魚瘦，氣昏則人病。邪氣之傷入最為深重，經絡既受此氣

傳入臟腑臟腑隨其虛實冷熱結以成病病又相生故流遍遂廣精神者本宅身以為用身既受邪精神亦亂神既亂矣則鬼神斯入鬼力漸強神守稍弱豈得不致於死乎古人譬之植楊斯理當矣但病亦別有先從鬼神來者則宜以祈禱祛之雖曰可祛猶因藥療致益者李子豫有赤丸之例是也其藥療無益者是則不可祛晉景公膏肓之例是也大都鬼神之害則多端疾病之源惟一種蓋有輕重者爾本草

六經傷寒用藥格法

夫傷寒始自太陽逆傳陽明至於厥陰而止六經既

別治法不同太陽屬膀胱非發汗則不愈必用麻黃者以麻黃生于中牟雪積五尺有麻黃處雪則不聚蓋此藥能通內陽氣却外寒也陽明屬胃非通泄則不愈必用大黃芒消以利之少陽屬膽無出入道柴胡與半夏能利能汗佐以子芩非此不解太陰屬脾中州土也性惡寒濕非乾薑白朮不能溫燥少陰屬腎性畏寒燥非附子必不能溫厥陰屬肝藏血養筋非溫平之藥不能潤養此經常之道也後學不知倫類妄意進餌遂致錯亂諸證蜂起天傷人命可不究辯且三陽病汗下和解人必知之至太陰脾經濕燥

不行亦當溫利自陽明出如溫脾丸用大黃者是也
少陰腎經雖用附子復使麻黃則知少陰亦自太陽
出厥陰用桂自少陽出明矣及其二陽鬱閉皆當自
陽明出故三陰皆有下證如少陰口燥咽乾下利清
水太陰腹滿時痛厥陰舌捲腎縮皆當下之學者宜
審詳不可率易投也

傷寒有五

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濕溫有熱病有溫病自
霜降至春分傷風冷即病者謂之傷寒冬受寒氣春
又中風而病者謂之溫病至夏病發者名熱病病而

多汗者謂之濕溫其傷八節虛邪者謂之中風

陽證傷寒

程元章婺源游汀人與妻皆嗜食鼈婢梅香主包魚飪
每滋味不適口必撻之嘗得一丈者長尺方操刀欲
屠覩其伸縮顫悸為之不忍指而與言我尋常烹製
少失必遭杖責罰今汝不殺亦不過痛打一頓遂
解縛置於舍後汗池中池廣二丈水亦未嘗竭程夫
婦以鼈肥大且滿意飫餐既失之怒甚杖婢數十經
二年婢患熱疾發狂奔躁不納粥飲體熱昏憤蓋陽
證也家人知不可療昇入池上茅亭以待絕命明日

天未曉聞有扣宅後門扉者謂為鬼物叱去之乃言
我是梅香病已無事乞令歸家啓關信然問其故對
曰半夜後髮髯見一黑物將濕泥草徧覆我身環繞
三四十匝便覺心下開豁四肢清涼全無所苦始知
獨在亭子內程氏未以為然迨暮復使往倣昨夕偃
臥而密伺察之見巨鼈自池出銜水藻浮萍遮覆其
體程不省所以婢詳道本末云鼈比昔日其大加倍
視尾後窾竅尚存於是澗池取得之送諸深溪程追
悼前過不復食此鄉人聞者相傳以為戒邑醫虞和
仲時到彼親見其事為予引霖夢弼言熱證之極悴

未可解者汲新井水浸衣裳互熨之為妙不謂水族
細微亦能如此蓋陰德所招云編類

竹葉石膏湯

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病傷寒旬餘四肢乍冷乍
熱頭重氣塞唇寒面青累日不能食勢已甚殆袁唯
一醫徐生能調治此疾診之曰脉極虛是為陰證必
服桂枝湯乃可觀字去城三里徐居在城內留藥而
歸未及煮若有語之曰何故不服竹葉石膏湯王回
顧不見寮中但有一老道士適入市只小童子在呼
問之曰恰何人到此曰無人自感焉急遣邀徐醫還

正告曰或教我服此如何徐曰寒燠如冰炭君之疾
狀已危果餌前藥立見委頓它日殺人之謗非吾所
能任也自為煮桂枝湯一椀曰姑飲之正使不對病
猶未至復生萬一發躁狂眩旋用師所言未為晚方
酬答次復聞耳傍人云何故不肯服竹葉石膏湯自
正益悚俟徐去即買見成藥兩貼付童使煎又聞所
告如初於是斷然曰神明三告我殆是賜以更生安
得不敬聽即盡其半先時頭不能舉若戴物于斤條
爾輕清唇亦漸暖咽膈通暢無所礙悉服之少頃汗
出如洗徑就睡及平旦脫然如常時自正為人謹飭

常茹素與人齋醮盡誠故為神所祐如此庚志

聖散子之功

聖散子主疾功效非一去年春杭州民病得此藥全
活者不可勝數所用中下品藥畧計每千錢即得千
服所濟已及千人昔薄拘羅尊者以一訶梨勒施一
病比丘故獲報身身常無衆疾

柴胡咬咀

朱肱吳興人尤深於傷寒在南陽太守盛次仲疾作
召肱視之曰小柴胡湯證也請併進二服至晚乃覺
滿又視之問所服藥安在取視乃小柴胡散也肱曰

古人製咬咀劉如麻豆大煮清汁飲之名曰湯所以
入經絡攻病取快今乃為散滯在膈上所以胃滿而
病自如也因旋製自煮以進兩服遂安夷堅志

寒厥

劉錫鎮襄陽日寵妾病傷寒暴亡眾醫云脉絕不可
治或言市上賣藥許道人有奇術可用召之曰是寒
厥爾不死也乃請健卒三十人速掘地作坑熾炭數
百斤雜薪燒之俟極熱施薦覆坑昇病人臥其上蓋
以氈蓐少頃氣騰上如蒸炊遍體流汗衣被透濕已
而頓蘇始取藥數種調治即日愈同

風濕不可汗下

論風濕不可汗下春夏之交人病如傷寒其人汗自
出肢體重痛轉仄難小便不利此名風濕非傷寒也
陰雨之後卑濕或引飲過多多有此證但多服五苓
散小便通利濕去則愈切忌轉瀉發汗小誤必不可
救初虞世云醫者不識作傷風治之發汗下之必死
巳未年京師大疫死正為此予自得其說救人甚多
壬辰年予守官洪州一同官妻有此證因勸其速服
五苓散不信醫投發汗藥一夕而斃不可不謹也大
抵五苓散能導水去濕耳胃中有停飲及小兒吐乳

欲作癩服五苓散最効初君之說詳矣予因廣此說以信諸人信効

取汗不可先期

南史記范雲初爲陳武帝屬官武帝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忽感傷寒之疾恐不得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以灰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於上頃刻汗解累以溫粉翌日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夫取汗先期尚促壽限况不顧表裏不待時日

便欲速効乎每見病者不耐未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隨情順意鮮不敗事故予書此爲醫者之戒本事

傷寒舌出

臨安民有因病傷寒而舌出過寸無能治者但以筆管通粥飲入口每日坐于門一道人見之咨嗟曰吾能療此頃刻間爾柰藥不可得何家人聞而請曰苟有錢可得當竭力訪之不肯告而去明日又言之至于旬時會中貴人罷直歸下馬觀病者道人適至其言如初中貴問所須乃梅花片腦也笑曰此不難置即遣僕馳取以付之道人屑爲末摻舌上隨手而縮

凡用五錢病立愈丁志

四時癘疾

周禮天官下曰疾醫長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頭痛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

辨沙病

沙病江南舊無今東西皆有之原其證醫家不載大凡才覺寒慄似傷寒而狀似瘡但覺頭痛渾身壯熱手足厥冷鄉落多用艾灸以得砂為良有因灸膿血迸流移時而死者誠可憐也有雍承節印行此方云

初得病以飲艾湯試吐即是其證急以五月蠶退紙一片碎剪安枕中以櫟蓋密以湯泡半碗許仍以紙封櫟縫勿令透氣良久乘熱飲之就臥以厚衣被蓋之令汗透便愈如此豈不勝如火艾枉殘害人命敬之信之葉氏錄驗方

暑氣所中

今歲熱甚聞道路城市昏仆而死者此皆虛人勞人或飢飽失節或素有疾一為暑氣所中不得泄即關竅皆窒非暑氣使然氣閉塞而死也古方治暑無它但用辛甘發散疏導心氣與水流行則無害矣崇寧

乙酉歲余爲書局時一養馬僕馳馬出局下忽仆地絕急以五苓大順散灌之皆不驗已踰時同舍王相使取大蒜一握道上熱土雜研爛以新水和之瀉去滓決其齒灌之少頃即蘇至暮此僕爲余復御而歸乃知藥病相對有如此者此方本徐州沛縣市門忽有板書釘其上或傳神僊欲以救人者沈存中王聖美皆著其說而余親驗之乃使書百本散遠近庶幾有救其急者也

石林老人避暑錄

傷寒後睡不着

人病傷寒陽證或患熱疾服涼藥而得愈飲食未充

夜間輒睡不着是膽冷也若脉細身涼隨其虛實下金液丹一服大冷者下百粒及五六十粒不甚冷者三二十粒即睡着當以脉證爲準也脉細微大便不甚實小便清面色青白舌下不紅面帶青色皆冷證也

醫餘

傷寒差後之戒

傷寒病初差不可過飽及勞動或食羊肉行房事與食諸骨汁并飲酒病方愈脾胃尚弱食過飽不能消化病即再來謂之食復病方愈氣血尚虛勞太早病即再來謂之勞復又傷寒食羊肉行房事並死食諸

醫餘

卷三

二八

骨汁飲酒者再病龐安常云飲酒者亦死

用藥不同

夫傷寒中風濕溫熱病瘧時疫雖同陰陽之法須別作治療若與傷寒同治必致危損經言脉有陰陽之法何也凡脉浮大洪數動滑此名陽脉也沉細澁弱弦微此名陰脉也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審而察之

諸風

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苛毒弗能

害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為

中風用藥

凡中風用續命排風風引竹瀝諸湯及神精丹茵芋酒之類更加以艾無不愈者然此疾積習之久非一日所能致皆大劑久而取効唐書載王太后中風暗默不語醫者蒸黃耆數斛以薰之得差蓋此類也今人服三五盞便求効責醫也亦速矣孟子曰七年之病三年之艾久而後知爾

中風

凡人中風脉無不大者非熱也是風脉也中風有冷

熱陽病則熱陰病則冷冷則用溫風藥熱則用涼風藥不可一槩用也凡中風皆不可吐出涎入骨節中皆有涎所以轉動滑利中風則涎上潮咽喉中滾響以藥壓下涎再歸骨節可也不可吐出若吐出涎時間快意積久枯了人手足不可不戒也小兒驚風亦不可吐出涎其患與大人同方其發搐搦時不可捉住手足則涎不歸手足而固疾成但當寬鬆抱之可也

辨諸風證

頭風多饒白屑毒風面上生瘡刺風狀如針刺腰痛

如錐癩風急倒作聲發搐急慢頑風不認痛痒癩風頭生斑剝暗風頭旋眼黑不辨東西瘡風面生赤點肝風鼻悶眼瞶兩臉赤爛偏風口眼喎邪節風肢節斷續指甲斷落脾風心多嘔逆酒風行步不前肺風身塞項疼膽風令人不睡氣風肉內蟲行腎風耳內蟬聲陰間濕痒寒濕脚氣癱風半身不遂痲風手足拳攣胃風不伏水土虛風風寒濕痺腸風脫肛瀉血腦風頭旋偏痛賊風發聲不響產風四肢疼痛骨風膝腫如槌膝風腿寒骨痛心風健忘多驚盛風語言寒澁髓風臂膊酸疼臟風夜多盜汗血風陰囊濕痒

烏風頭面腫塊皮風紫白癩癬肌風遍身燥痒體風
身生腫毒閉風大便燥澀軟風四肢不舉綠風瞳人
開火青風吐極青盲虎風發吼羊叫大風成片爛瘡

諸風

劉子儀曰經有急風候又有卒中風候又有風癘候
夫急風與卒中理固無二指風而言則謂之急風指
病而言則謂之卒中其風癘蓋出於急風之候也何
者經云奄然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然舌強不能言如
此則是中急風而生其候也發汗身軟者生汗不出
身直者死若痰涎壅盛者當吐之視其鼻人中左右

上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死

風痲

風痲者身無痛也病在臟四肢不收智不亂一曰臂
不隨者風痲也能言微有知則可治不能言者不可
治足如履霜肘如入湯股脛淫鏗眩悶頭痛時嘔短
氣汗出久則悲喜不常三年死凡欲治此病依先後
次第不得妄投湯藥以失機宜非但殺人因茲遂為
痼疾當先服竹瀝飲子維峯普濟方

風癱

經有風癱候又有風角弓反張候癱者身體強直口

瘖如發癰狀角弓反張者腰背反折不能俯仰二者皆曰風邪傷於陽之經而然也治法一同上

腰腿

經稱腰腿風者為四肢不收身體疼痛肌肉虛滿是也風邪侵於肌肉之間流於血脉之內既云肌肉虛滿即風邪入腎之經絡而然也水氣論曰諸腫俱屬於腎是也治法當兼理腎為得一云不治變為水氣同上

風眩

夫風眩之病起於心氣不足胃中蓄熱實故有頭風

面熱之所為也痰熱相感而動風風心相亂則悶瞢故謂之風眩悶瞢大人曰癩小兒則為癰一說頭風目眩者由血氣虛風邪入腦而牽引目系故也五臟六腑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血氣與脉并上為目系屬於腦後出於項中血脉若虛則為風邪所傷入腦則轉而目系急故成眩也診其脉洪大而長者風眩也凡人病發宜急與續命湯因急時但度灸穴便宜針之無不差者初得針便灸最良同上

風痺

夫痺者為風寒濕三氣共合而成痺也其狀肌肉頑

厚或則疼痛此由人體虛腠理開則受於風邪也其邪先中經絡後入於五臟其以春遇痺者為筋痺不巳又遇邪者則移入於肝也肝痺之狀夜臥則驚飲食多小便數夏遇痺者為脉痺血脉不流令人萎黃脉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心心痺之狀心下鼓氣卒然逆喘不通咽乾喜噫仲夏遇痺為肌痺肌痺不已後遇邪者則入於脾脾痺之狀四肢懈墮發咳嘔吐秋遇痺者為皮痺則皮膚都無所覺皮痺不已則入於肺肺痺之狀氣奔喘痛冬遇痺者為骨痺骨重不可舉不遂而痛骨痺不已又遇邪者則移入於

腎腎痺之狀喜脹診其脉大澁者為痺脉來急者為痺脉澁而緊者為痺上同

偏枯

經有偏風候又有半身不遂候又有風偏枯候此三者大要同而古人別為之篇目蓋指風則謂之偏風指疾則謂之半身不遂其肌肉偏小者呼為偏枯皆由脾胃虛弱所致也夫脾胃為水穀之海水穀之精化為血氣潤養身體今脾胃虛弱則水穀之精養有所不周血氣偏虛為邪所中故半身不遂或至肌肉枯小爾治法兼治脾胃

皆雜

皆雜

皆雜

小中不須深治

風淫末疾謂四肢凡人中風悉歸手足故也而疾勢有輕重故病輕者俗名小中一老醫常論小中不須深治但服温平湯劑正氣逐濕痺使毒流一邊餘苦不作隨性將養雖未能為全人然尚可苟延歲月若力攻之縱有平復者往往恬不知戒病一再來則難以支吾矣譬如捕寇拘于一室則不使之逸越自亡它慮或逐之再至則其禍當劇於前矣此語甚有理而予見世之病者大體皆如是但常人之情以幻質為已有豈有得疾為廢人而不力治者此未易以筆

舌喻也 泊宅編

邪風

邪風之至疾如風雨善治者治皮毛次治肌膚次治筋脉次治六腑次治五臟治五臟者半死半生也

風厥

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

睡防風吹

睡中風吹手足或酸或疼或腫用鹽炒熱帕裹熨之微有汗出即愈仍用木附湯加羌活煎服

白癩病

昔有一僧得病狀如白癩卒不成瘡但每旦取白皮一升許如蛇蛻醫者謂多啖炙燔所致與局方解毒雄黃丸三四服而愈

長松治大風

釋普明齊州人久止靈巖晚進五臺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哀號苦楚人不可聞忽有異人教服長松明不知識復告之云長松生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如薺芫長三五寸味微苦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蟲毒明採服不旬日毛髮俱生顏貌如故今并代間士人多以長松雜甘草乾山藥為

湯煎服甚佳然本草及諸方書皆不載獨釋慧祥作清涼傳始虛之灑水燕談

瘵風癩病絕不同

瘵病骨先絕風病筋先絕癩病肉先絕瑣碎

食川山甲動舊風疾

余嘗行衡州道中遇醴陵尉自衛陽方回以病歸問其得疾之由曰某食猪肉入山既深無肉可以食偶從者食川山甲肉因嘗數瓣舊有風疾至是復作今左手足廢矣因以篋中風藥遺之後半月聞其人痲疾頓愈及至末州觀圖經曰穿山甲不可殺於隄岸

血一入土則隄岸不可復塞蓋能透地脉也如此尉因誤食致病而旬日痼疾盡愈亦可怪也今人用以通婦人脉甚驗

菘草治風

杜甫詩有除菘草詩一篇今蜀中謂之毛菘菘可畏觸人如蜂蠆然治風疹擇最先者以此草點之身皆失葉皆紫者入藥

蚺蛇治風

泉州有客盧元欽染大風唯鼻根未倒屬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膽欲進或言肉可治風遂取一截蛇肉食

之二五日頓漸可百日平復

蛇墜酒罌治風

商州有人患大風家人惡之山中為起茅舍有烏蛇墜酒罌中病人不知飲酒漸差罌底見蛇骨方知其由也朝野僉記同上

桑枝愈臂痛

桑枝一小升細切炒香以水三大升煎取二升一日服盡無時圖經云桑枝平不冷不熱可以常服療體中風痺乾燥脚氣風氣四肢拘攣上氣眼暈肺氣嗽消食利小便久服輕身聰明耳目令人光澤兼療口

乾仙經云一切仙藥不得桑枝煎不服出抱朴子政
和開予嘗病兩臂痛服諸藥不効依此作數劑臂痛
尋愈本事方

透冰丹愈耳痒

族人友夔壯歲時苦兩耳痒日一作遇其甚時殆不
可耐擊刮挑剔無所不至而所患自若也常以堅竹
三寸許截之折為五六片細削如洗帚狀極力撞入
耳中皮破血出或多至一蜺殼而後止明日復然朱
血既多為之困悴適有河北醫士周敏道到鄉里因
往謁之周曰此腎臟風虛致浮毒上攻未易以常法

治也宜買透冰丹服之勿飲酒啖濕麵蔬菜雞豬之
屬能盡一月為佳夔用其戒數日痒止而食忌不能
久既而復作乃著意痛斷迨於累旬耳不復痒編類
臂細無力不任重

此乃肝腎氣虛風邪客滯於榮衛之間使氣血不能
周養四肢故有此證肝主項背與臂膊腎主腰膝與
脚膝其二臟若偏虛則隨其所主而生病焉今此證
乃肝氣偏虛宜專補肝補腎雞峯方

風眩

賈黃中為禮部侍郎兼起居監察中風眩卒

太宗悼惜之切責諸醫大搜在城醫工凡通神農本草黃帝難經素問及善針灸藥餌者校其能否以補翰林醫學及醫官祇候

風痺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脉曰風痺客脾難於大小溲弱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滌滌者去水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脉切其太陰之口溼然氣也脉法曰沈之而大堅浮之而大緊者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

中有熱而溺赤史記淳于意傳

風蹶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脉曰風蹶胃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脉時風氣也心脉濁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胃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脉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澆水也澆土咸切

痺

齊王故為陽虛候時病甚眾醫皆以為蹶臣意診脉

醫說

卷二

三十一

以爲痺根在右脇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
臣意即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即令更服丸藥出
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
其病所在上同

苦杏風

臣意嘗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自言以爲不治病
臣意謂之病苦杏風三歲四肢不能自用使人瘖瘖
即死今聞其四肢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
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脉法奇
咳言曰臍氣相反者死切之得腎反肺法曰三歲死

也史記
同上

癱瘓

世傳左爲癱右爲瘓此說尤非何者經既有偏中半
身不遂之候即癱瘓之候當以左右俱中者名之又
說以春夏得之難治秋冬得之易療春夏者陽氣上
騰火力方盛風火相得而王故難治也秋冬者陽氣
降下漸微即易療也此說亦未可必惟其中之淺深
爲難易爾治法兼理肝腎爲得蓋肝主筋腎主骨風
中肝腎則筋骨癱瘓雜峯

迴風

陽虛侯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爲寒中臣意診其脉曰迴風音迴言徹迴風者飲食下嗝音益請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脉脉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嗝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爲前分界法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臟實中臟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出史記

又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脉告曰當病迴風迴風之狀

飲食下嗝輒後之後也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馳疾至舍即泄數寸出臣意告曰爲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閭都尉曰意以淳于司馬病爲何曰以爲迴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爲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脉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史記同上手足沉重狀若風者

此證其原起於脾虛榮衛不足胃為水穀之海脾氣磨而消之水穀之精化為榮衛以養四肢若起居失節飲食不時則致脾胃之氣不足既榮衛之氣潤養不周風邪乘虛而干之蓋脾胃主四肢其脉連舌本而絡於唇口故四肢與唇口俱痺語言蹇澁也治法宜多用脾胃藥少服去風藥則可安矣若久久不治則變為痿疾經所謂治痿獨取陽明是也陽明者胃之經也

雞峯方

上氣常須服藥

張文仲言風有一百二十四種氣有八十一種唯脚

氣頭風上氣常須服藥不絕自餘即隨其發動臨期消息之但有風氣之人春末夏初及秋暮要得通洩即不困劇所謂通泄者如麻黃牽牛郁李仁之類是也不必苦御覽 熱蹶

太平

故齊北王阿母自言足熱而憊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按之無出血病旋已病得之飲酒大醉史記

肩髮自落

崔言曰職隸左親騎軍一旦得疾雙眼昏咫尺不辨

人物眉髮自落鼻梁崩倒肌膚有瘡如癬皆為惡疾
 勢不可救因為洋州駱谷子歸寨使遇一道流自谷
 中出不言名姓授其方曰皂角刺一二斤為灰蒸久
 曬碾為末食上濃煎大黃湯調一錢七服一旬鬢髮
 再生肌膚悅潤眼目倍明得此方後入山不知所之
 感應神
 仙傳

醫說卷第三

醫說卷第四

勞瘵

五勞

新安張杲季明父著

夫人作勞傷於五臟五臟之氣因傷成病故謂之五
 勞肺勞之狀短氣而面腫不聞香臭肝勞之狀面目
 乾黑口苦精神不守恐懼不能獨臥目視不明心勞
 之狀忽忽喜忘大便難或時溏利口内生瘡脾勞之
 狀舌根苦直不得嚥唾腎勞之狀背難俛仰小便不
 利赤黃而有餘瀝囊濕生瘡小腹裏急治法肝勞補

醫言
心氣心勞補脾氣脾勞補肺氣肺勞補腎氣腎勞補
肝氣此療子以益母也經曰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
陰以補其根本肝心為陽脾肺腎為陰夫五臟實亦
成勞虛則補之實則瀉之

六極

六極者筋極主肝脉極主心肉極主脾氣極主肺骨
極主腎精極主臟腑筋極之狀令人數轉筋十指手
甲皆痛苦倦不能久立脉極之狀忽忽喜忘少顏色
眉髮墮落肉極之狀飲食無味不生肌肉皮膚枯槁
氣極之狀正氣少邪氣多氣不足多喘少言骨極之

狀腰脊酸削齒痛手足煩痛不欲行動精極之狀肉
虛少氣喜忘鬢髮衰落然謂之極者病重於勞也治法
與治勞同

七傷

七傷者一曰大怒逆氣傷肝二曰憂愁思慮傷心三
曰飲食大飽傷脾四曰形寒飲冷傷肺五曰久坐濕
地傷腎六曰風雨寒濕傷形七曰大怒恐懼傷志
肝傷則少血目暗心傷則苦驚喜忘脾傷則面黃善
臥肺傷則短氣咳嗽腎傷則短氣腰痛厥逆下冷形
傷則皮膚枯槁志傷則恍惚不樂治法與五勞六極

虛勞

男子平人脈大為勞極虛亦為勞男子勞之為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差陰寒精自出瘦削不能行寸口脈浮遲浮則為虛遲則為勞虛則衛氣不足浮則榮氣竭脈直者遲逆虛也脈澀無陽是腎少寸關澀無血氣逆冷是大虛脈浮微緩而大者勞也脈微濡相搏為五勞微弱相搏虛損為七傷

冷勞

冷勞之人氣血枯竭表裏俱虛陰陽不和精氣散失

則内生寒冷也皆由臟腑久虛積冷之氣遂令宿食不消心腹積聚臍腹疼痛面色痿黃口舌生瘡大腸泄痢手足無力骨節酸疼久而不痊轉加羸瘦故曰冷勞以上雞峯方

勞疰

勞動作也郭逢原曰凡人暫爾疲倦通謂之勞而合人以勞為惡疾而惡聞之親戚朋友共為隱諱見其疾狀莫敢呼之殊不知勞之為病初起於動作不能節謹至於疲倦且傷不已漸成大疾凡言虛勞者五勞是也六極七傷為類蓋蒙莊所謂精太用則竭神

醫部

卷四

二

太勞則弊者治法不過補養五臟滋益氣血使之強
盛則其疾自去又有傳尸勞者則非此類蓋緣尸症
及挾邪精鬼氣而成者也經曰人有二虛逢年之衰
遇月之空失時之和乍感生死之氣或犯鬼物之精
大槩寒熱淋露沉沉默默不的知其所苦而無處不
惡積月累年漸就委頓既死之後又復傳症他人者
是也茲又須用通神明去惡氣諸藥以治之經曰草
木咸得其性鬼神無所遁情剗射剗犀驅曳邪惡飛
丹煉石引納清和疑其為此疾而設上

傳勞

葛洪云鬼疰者是五尸之一疰又挾諸鬼邪為害其
病變動乃有三十六種至九十九種大畧使人寒熱
淋瀝沉沉默默不的知所苦無處不惡累年積月漸
就沉滯以至於死傳與傍人乃至滅門覺如是候者
急治瀨肝一具陰乾杵末服方寸七日三未愈再作
肘後云此方神良宜和問天慶觀一法師行考召極
精嚴時一婦人投狀述患人有祟所附須臾召至附
語云非我為禍別是一鬼亦因病人命衰為祟爾渠
今已成形在患人肺中為蟲食其肺系故令吐血聲
嘶師掠之此蟲還有畏忌否久而無語再掠之良久

云容某說惟畏獺爪屑為未以酒服之則去矣患家如其言而得愈此予且所見也究其患亦相似獺爪者殆獺肝之類歟本事

遇道人治傳勞方
袁州寄居武節郎李應本相州法司嘗以吏役事韓似夫樞密兵火後忽於宜春見之云從岳侯軍得官今閒居於此從容問其家事潸然淚下曰某先有男女三人長子因議買宅入久空無人所居之室忽覺心動背寒凜凜遂成勞瘵之疾垂殆傳於次室女也長子既死女病尋亟繼又傳於第二子證候一回應

大恐即禱於城隍神每日設麵飯以齋雲水冀遇異人且許謝錢三十萬數日因往市中開元寺前有一人衣俗士服自稱貧道踵足而呼曰團練聞宅上苦傳尸勞貧道有一藥方奉傳同入寺中問其姓名不答口授云云應即取筆書之道人言欲過湖南應留之飯云已喫飯了欲贈之錢云自有盤纏臨行又言此藥以天靈蓋虎糞內骨為主切須子細尋覓青蛇腦如無亦可服藥前一日須盛享城隍神求為陰助應曰既求之於神何必用藥道人曰不然即揖別西去應以其事頗異敬如其言治藥既成設五神位具

飲饌十品如待貴客以享城隍又別列酒食以犒飲
陰兵仍於其家設使者一位於病榻之前服藥食頃
臟腑大下得蟲七枚色如紅燠肉而腹白長約一寸
闊七八分前銳後方腹下近前有口身之四周有足
若魚骨細如針尖而曲已死試取火焚之以鐵火筋
割刺不能入病勢頓減後又服一劑得小蟲四枚自
此遂安今已十年肌體悅澤不復有疾道人後竟不
來其藥用天靈蓋三錢酥炙黃色為末秤虎糞內骨
一錢人骨為上獸骨次之殺虎大腸內取者亦可用
同青蛇腦小豆許或菘豆許同酥塗炙色轉為度無

蛇腦只酥炙亦得鼈甲極大者醋炙黃色為末秤一
兩九肋者尤妙安息香半兩桃仁一分去皮尖研以
上為末絹篩過檳榔一分別為細末麝香一錢別研
青蒿取近梢三四寸細剉六兩豉三百粒葱根二十
一箇拍破東引桃柳李桑枝各七莖麤如筋頭大各
長七寸細剉楓葉二十一片如無亦得童子小便半
升右先將青蒿桃柳李桑枝楓葉葱豉以官省升量
水三升煎至半升許去滓入安息香天靈蓋虎糞內
骨鼈甲桃仁與童子小便同煎取汁去滓有四五合
將檳榔麝香同研均調作一服早晨溫服以被蓋覆

出汗恐汗內有細蟲以帛子拭之即焚此帛相次須
 瀉必有蟲下如未死以大火焚之並棄長流水內所
 用藥切不得令病人知日後亦然十來日後氣體復
 圓再進一服依前焚棄至無蟲而止此藥如病者未
 亟可以取安如已亟俟其垂死則令下次已傳染者
 服之先病者雖不可救後來斷不傳染出百一選方韓樞密孫廬

勞傷疾瘵

男子勞傷而得疾瘵漸見瘦瘠用童子小便二盞無
 灰酒一盞以新甕瓶貯之入全猪腰一對內密封泥

日晚以慢火養熟至中夜止五更初更以火溫之發
 瓶飲酒食腰子病篤者只一月效平日瘦怯者亦可
 服此藥蓋以血養血全勝金石草木之藥也錄碎

勞復

故督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華佗視脉曰尚虛未復
 復勿為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
 病除從百里外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
 佗言三國志

鬼疰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婦人陳氏抱異疾常

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奇痒爬搔不停手已而舉體皆然逮於發厥凡三日醒及坐有聲如欬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少定又經日始困臥不知入累夕愈至不敢出戶更十醫弗效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得其證矣先與藥一服取念珠一串來病家莫知何用也當婦人搖兀時記其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疰因入神廟看為邪所憑致精彩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既飲大瀉數行宿疴脫然大用云枕用畢當送還元處如遲留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

編類

瘵疾

越州鏡湖邵長者女十八染瘵疾累年刺灸無不求治醫亦不效有漁人趙十煮鰻羹與食食覺內熱之病皆無矣今醫家所用鰻煎乃此意

尸疰

飛尸者遊走皮膚穿臟腑每發刺痛變作無常遁尸者附骨入肉攻鑿血脉每發不可得近見尸聞喪哀哭便發風尸者淫濯四肢不知痛之所在每發昏沉得風雪便作沉尸者纏骨結臟衝心脇每發絞切遇寒冷便作法尸者舉身沉重精神錯雜常覺昏廢每

節氣致變輒成大惡皆宜用忍冬葉數斛煮取濃汁稠煎服之如鷄子大一枚日三太乙神精丹蘇合香丸治此病第一方本事

虛勞用藥

凡虛勞之疾皆緣情慾過度榮衛勞傷致百脉空虚五臟衰損邪氣乘襲致生百疾聖人必假藥石以資氣血密腠理以禦諸邪肌肉之虛猶如體之輕虛如馬教通草蒲梢燈心之屬是也非滋潤粘膩之物以養之不能實也故前古方中鹿角膠阿膠牛乳鹿髓羊肉飴糖酥酪杏仁煎酒蜜人參當歸地黃門冬之

類者蓋出此意本草云補虛去弱羊肉人參之屬是也所謂虛勞者因勞役過甚而致虛損故謂之虛勞今人才見虛弱疾證悉用燥熱之藥如伏火金石附子薑桂之類致五臟焦枯血氣乾涸而致危困皆因此也如虛而兼冷者止可於諸虛勞方中加諸溫熱藥為助可也如此即不失古人之意醫餘

鰻治勞疾

有人多得勞疾相因染死者數人取病者於棺中釘乏棄於水永絕傳染之患流之金山有人異之引岸開視見一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多得鰻鱓魚食之

病愈遂為漁人之妻稽神錄

虛勞服藥

養生必用方論虛勞不得用涼藥如柴胡龍甲青蒿
麥門冬之類皆不用服唯服黃芪建中湯有十餘歲
女子因發熱咳嗽喘急小便少後來成腫疾用利水
藥得愈然虛羸之甚遂用黃芪建中湯日一服三十
餘日遂愈蓋人稟受不同虛勞小便白濁陰臟人服
橘皮煎黃芪建中湯獲愈者甚眾至於陽臟人不可
用煖藥雖建中湯不甚熱然有肉桂服之稍多亦反
為害要之用藥亦量其所稟審其冷熱而不可一藥

以建中湯治虛勞也謹之醫餘

骨蒸內熱

睦州楊寺丞有女事鄭迪功苦有骨蒸內熱之病時
發外寒寒過內熱附骨蒸盛之時四肢微瘦足跖腫
者其病在五臟六腑之中眾醫不差因遇處州吳醫
看曰請為治之只單用石膏散服後體微涼如故其
方出外臺秘要只用石膏乳細十分似麵以新汲水
和服方寸匕取身無熱為度右醫錄

氣血虛發厥熱

氣虛則發厥血虛則發熱厥者手足冷也氣屬陽陽

虛則陰湊之故發厥血者陰也血虛則陽湊之故發熱也氣虛發厥者當用溫藥血虛發熱者不宜用涼藥當用溫養氣血之藥以補之宜養陰黃芪建中湯之類是也又有一種病實熱者極而手足厥冷所謂熱深厥亦深此當用涼藥須以脉別之也此最難辨差之毫釐則害人性命戒之餘醫

人肉治羸疾

開元間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羸疾自此間閩相效割股

治羸疾

仁和縣一吏早衰病瘠齒落不已從貨藥道人得一單方只碾生硫黃為細末實於猪藏中水煮臍爛碾細宿蒸餅圓如桐子大隨意服之兩月後飲啖倍常步履輕捷年過九十畧無老態執役如初因從邑宰入村醉食牛血遂洞下數十行所泄如金水自是疴悴少日而死李巨源得其事於臨安入內醫官管範嘗與王樞使言之王云但聞猪肪脂能制硫黃茲用臍尤為有理亦合服之久當見效編類

治勞瘵吐血

翦草狀如茜草又如細辛婺台二州皆有之惟婺可

用其法每取一斤淨洗碎爲末入生蜜一斤和成膏以陶器盛之不得犯鐵日一蒸一曝至九日乃止治勞瘵吐血損肺及血妄行名曰神傳膏令病人五更起面東坐不得語言用匙抄藥如食粥然每服四匙良久呷稀粟米粥壓之藥只冷服粟飲亦不可太熱或吐或下皆無害如久病肺損咯血一服立愈本事方

天靈蓋

謹按天靈蓋神農本經人部惟髮髮一物外餘皆出後世醫家或禁術之流奇怪之論殊非仁人之用心世稱孫思邈有大功於世以殺命治病尚有陰責况

於是也近數見醫家用以治傳尸勞未有一效者信本經不用未爲害也殘忍傷神又不急於取效苟有可易仁者宜盡心焉苟不以是說爲然決爲庸人之所惑亂設云非此不可是不得已則宜以年深塵泥所漬朽者爲良以其絕屍氣也本草鼻衄吐血若性火火血出則服此藥
鼻衄以桑葉生熟同煎服之
饒州市民李七常苦鼻衄垂至危困醫授以方取蘿蔔自然汁和無灰酒飲之則止醫云血隨氣運轉氣有滯逆所以妄行蘿蔔最下氣而酒導之是以一服

效經五日復如前僅存喘息而張思順以明州刊王
 氏單方刮人中白置新瓦上上火逼乾以溫湯調服即
 時血止至今十年不作張監閨之江口鎮適延陵鎮
 官曾棠入府府委至務同視海舶曾着白茸毛背子
 盛服濟潔正談對之次血忽出如傾變所服為紅色
 駭曰素有此疾特不過點滴耳今猛烈可畏覺頭空
 空然殆有性命之慮張曰君勿憂我當漸治一藥移
 時而就待與之血亦止不復作人中白者旋盆內積
 濼垢是也蓋秋石之類特不多用火力治藥時勿使
 其人知恐其以穢濁不肯服此方可謂神矣

又

予在汝州時因出驗尸有保正趙溫者不諳尸所問
 之即云衄血已數斗昏困欲絕予使入扶掖以來鼻
 血如簷溜平日所記治衄數方旋合藥治之血勢猛
 皆衝出予謂治血者莫如地黃試遣人四散尋生地
 黃得止餘斤不暇取汁因使生喫漸及三四斤又以
 其滓塞鼻須臾血定又癸未歲予姊病吐血有醫者
 教取生地黃自然汁煮服之日服數升三日而愈有
 一婢病經血半年不通見釜中餘汁以為棄去可惜
 輒飲數盃尋即通利地黃治血其功如此地黃但用

新布拭淨搗汁勿用水洗信效
台州獄吏憫一太囚將死頗照顧之囚感語之吾七
次犯死罪盡力抗諱苦遭訊考坐是肺皆撻損至於
嘔血適得一藥每用其效如神荷君庇拊之恩持此
以報只白芨一味米飲調爾其後凌遲僧者剖其胃
見肺間竅穴數十處皆白芨補填之色猶不變也洪
貫之聞其說為郢州長壽宰規之赴洋川任一卒忽
苦咯血勢絕危貴之用此救之其日即止志

山梔子茅花愈衄血

蔡子渥傳云同官無錫監酒趙無疵兄衄血甚已
死入殮血尚未止一道人過門聞其家哭詢問其由
道人云是曾服丹或燒煉藥予有藥用之即活囊間
出藥半錢七吹入鼻中立止良久得活乃山梔子燒
存性末之本方
又治鼻衄不止欲絕者取茅花一大把剉碎用才兩
椀煮一椀分一服飲立止良方

頭風

偏頭疼

裕陵傳主荆公偏頭疼方云是禁中秘方用生菜菹

汗下蜺殼仰臥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兩鼻
皆注亦可數十年患皆一注而愈荆公與僕言已愈
數人矣方良

頭眩

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華佗使悉解
衣倒懸令頭去地三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匝視諸脉
盡出五色佗令弟子以鉞力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
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匝飲以葶藶散而愈國志

蹶頭熱

留川王病召臣意診脉曰蹶上為重頭痛身熱使人
煩懣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刺足陽明左右各三所
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蹶頭熱
至海史記

婦人偏頭痛

有一婦人患偏頭痛一邊鼻塞不聞香臭常流清涕
或作臭氣甘陣眼遍治頭痛藥如芎藭蒼朮不效太無
識此病者或曰腦癰偶有善醫云但服局方芎藭丸
不十數服忽作噫滄突出一挺稠膿其疾遂愈

沐頭洗浴

沐頭不可用冷水必成頭風之疾浴罷不可和衫履

寢恐成外腎腫疼腰背拳曲

婦人女子月事來不可洗頭或因感疾終身為痼疾

不可治泊宅

芎藭不可久服

丁族守舊服芎藭醫鄭叔熊見之云芎藭不可久服

多令人暴死後族子果無疾而卒子姻家朝士張子

通妻因病腦風服芎藭甚久亦一旦暴亡子目見者

談

眼疾

日疾

凡人食五辛諸熱食飲刺頭出血過多極目遠視燈

前看字月下攻書不避烟火博奕經時飲酒不已熱

餐麵食抄寫多年雕繡畫泣淚過多房慾無節遠

觀星火視日極目瞻望山川皆是喪明之本可不謹

哉瑣碎

讀書損目

讀書之苦傷肝損目誠然晉范甯嘗苦目病就張湛

求方湛戲之曰古方宋陽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

伯次授左丘明逐世世相傳以及漢杜子夏晉左太
 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損讀書一減思慮
 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起晚五早夜眠六凡六物
 熬以神火下以氣從蘊於目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
 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筆之餘長張不已
 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審如是而行之
 非可謂之嘲戲亦奇方也本事方

觀音洗眼偈

台州僧處瑄中年病目常持誦大悲呪夢觀音傳授
 法偈令每日呪水七遍或四十九遍用以洗眼凡隨

年障翳近患赤目無不獲痊處瑄跪受而寤悉用記
 憶如說誦行之不踰時平愈壽至八十八歲其偈曰
 救苦觀世音施我大安樂賜我大方便滅我愚癡暗
 賢劫諸障礙無明諸罪惡出我眼室中使我視物光
 我今說是偈洗懺眼識罪普放淨光明願覩微妙相
 志

眼疾不可洗浴

舊說眼疾不可浴浴則病甚至有失明者承直郎白
 彥良云未壯歲之前歲歲患赤眼一道人勸但能斷
 沐頭則不復病此彥良自此不沐今七十餘更無眼

病泊宅編

眼痛不食

有人患赤眼腫痛脾胃虛弱喫飲食不得診其肝脉盛脾脉弱服涼藥以治肝則損脾愈喫飲食不得服煖藥以益脾則肝愈盛而加病何以治之但於溫平藥中倍加肉桂不得用茶調恐損脾也肉桂殺肝而益脾故一治而兩得之傳曰木得桂而死醫餘

眼赤腫

有人患眼疾每睡起則眼赤腫良久却無事百方治之無效師曰此血熱也非肝病也臥則血歸於肝熱

血歸肝故令眼赤腫也良久便無事者人睡起血復散於四肢故也遂用生地黄汁浸粳米半升漉乾曝令透骨乾凡三浸三乾用薤瓶子煎湯一升令沸下地黄米四五匙煎成薄粥湯放溫食半飽後飲一兩蓋即睡如此兩日遂愈生地黄汁涼血故也同上

眼疾有虛實

凡眼疾有上盛下虛者有上虛下實者虛者宜服補腎藥補其母也實者宜服涼心經藥瀉其子也眼科云所謂補藥者非硫黃附子鹿茸菴蓉之類是朱砂磁石之類也治眼而補下當用眼藥故也茲為至理

上同

赤目戒食

患赤目以熱水濯足佳若濕浴必致失明切不可食
大雞魚鰲鴨卵

一日失明

錢銀年老一日失明聞中朝國醫胡某者善醫上言
求之晉祖遣醫泛海而往醫視其目曰尚父可無療
此當延五七歲壽若決瘻去内障即復舊但慮損福
耳錢曰吾得不為一日鬼於地下足矣願醫盡其術
以療之當厚報醫為治之復故鏐大喜厚賂醫金帛

寶帶五萬緡具舟送歸京師醫至鏐卒年八十一矣
劉穎叔
異苑

治眼

郭太尉真州人久患目盲有白翳膜徧喫眼藥無能
效者有親仲監稅在常州守官聞張麗龍之名因薦
於太尉太尉請張公視之曰此眼緣熱藥過多乃生
外障視物不明朝朝昏黑更無所覩醫者皆為肝元
損下虛補其肝腎眼愈盲甚張曰請太尉將藥點眼
并服之一月取翳微消後果一月翳退雙目如舊因
求點喫藥方乃只用猪膽微火銀銚內煎成膏入冰

腦粒如黍米大點入眼中微覺翳輕後又將猪膽白膜皮曝乾合作小繩如釵大小燒作灰待冷點翳盛者亦能治之此方甚好勿妄傳名醫錄

治內障

熟地黃麥門冬車前子相雜治內障眼有效屢試信然其法細搗蜜丸桐子大二藥皆難搗羅和合異常甘香真奇方也東坡大全集

治爛緣眼

潭州宗室趙太尉家乳母苦爛緣風眼近二十有賣藥老媪過門云此眼有蟲其細如絲色赤而長久

則滋生不已吾能談笑除之入山取藥晚下當為治療趙使僕陰尾之見媪公道撥叢蔓木葉以手拔碎送口中咀嚼而留汁滓於小竹筒內俄復還索皂紗蒙乳母眼取筆畫雙眸於紗上然後滴藥汁清眼下緣轉盼間蟲從紗中出其數十七狀如先所云數日再至下緣肉乾如常人復用前法滴上緣又得蟲十數家人大喜後傳與醫者上官彥誠遍呼鄰及村婦病此者驗試無不立差其藥乃覆盆子葉一味著於本草陳藏器云治眼暗不見物冷淚浸淫不止及青盲等取此草日曝乾搗令極爛薄綿裹之以男子所

飲乳汁浸如人行八九里久用點目中即仰臥不過
三四日視物如少年但禁酒麪油蓋治眼妙品也

治內障眼

明州定海人徐道亨父沒奉母周游四方事之盡孝
淳熙中到泰州宿於逆旅因患赤眼而食蠓遂成內
障欲進路不能素解暗誦般若經出丐市里所得錢
米仍持歸養凡歷五年忽夜夢一僧長眉大鼻托一
鉢盂盂中有水令徐掬以洗眼復告之曰汝此去當
服羊肝丸百日徐知爲佛羅漢喜而拜願乞賜良方
僧曰用淨洗夜明沙一兩當歸一兩蟬殼一兩木賊

去節一兩共碾爲末買羊肝四兩水煮爛搗如泥入
前藥拌和丸桐子大食後溫熱水下五十丸服之百
日復舊與母還鄉母亡棄家入道類

治眼二百味花草膏

福州人病目兩臉間赤濕流淚或痛或痒晝不能視
物夜不可近燈光兀兀癡坐其友趙謙子春語之曰
是爲爛綠血風我有一藥正治此名曰二百味花草
膏病者驚曰用藥品如是世上方書所未有豈易遽
辨君直相戲爾趙曰我適見有藥當以與君明日携
一錢七至堅凝成膏使以匙抄少許入口一日淚止

醫言
卷四
二十日腫消三日痛定豁然而愈乃往謁趙致謝且扣
其名物笑曰只用羯羊膽去其中脂而滿填好蜜拌
勻蒸之候乾即入瓶研細爲膏以蜂採百花羊食百
草故隱其名以眩人云癸志

斑瘡入眼

小兒斑瘡入眼皆由熱重毒氣上攻多因食毒物所
致若瘡子盛發時覺眼腫痛時時與開看之睛上無
瘡即不害事若有瘡亦須服清涼飲子每日食後一
服微利之瘡子乾後將攝不如法及飲食不謹或無
故眼自痛者即毒氣不盡也輕者清涼飲重者雄黃

解毒丸須大下三四行然後服治眼藥只得睛不破
無不愈者保生方

眼中常見鏡子

有一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俾醫工趙卿診之與
少年期來晨以魚鱸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於內且
令從容俟客退方接俄而設臺子施一甌芥醋更無
他味卿亦未出迨禺中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醋
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
因舉甌啜之趙卿知之方出少年以啜醋慙謝卿曰
郎君先因喫鱸太多芥醋不快又有魚鱸在胸中所

以眼花適來所備芥醋只欲即君因饑以啜之果愈
此疾烹鮮之會乃權詐也北夢瑣言

目疾忌浴

有目疾者切忌浴令人目盲避齋

偷針眼

凡患偷針眼者以布針一箇對井以目睛睨視之已
而折為兩段投井中眼即愈勿令人見

目視一物為二

荀牧仲頃年常謂予曰有人視一物為兩醫者作肝
氣有餘故見一為二教服肝藥皆不驗此何疾也予

曰孫真人云目之系上屬於腦後出於腦中邪中於
頭因逢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入於腦入於腦則
轉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於睛所中者不
相比則睛散睛散則岐故見兩物也令服驅風入腦
藥得愈本草方

洗眼湯

以當歸黃連芍藥等分用水濃煎汁乘熱洗冷則再
溫洗甚益眼目但是風毒赤目花翳等皆可用之凡
眼目之病皆緣血脉凝滯使然故以活血藥合黃連
治之血得熱即行故乘熱洗之用者無不神效出本草黃連

醫統

卷四

三

口齒喉舌耳

治喉閉

元公張少卿說開德府士人携僕入京其一忽患喉閉脹滿氣塞不通命在頃刻詢諸郡人云惟馬行術山水李家可看治即與之往李駭曰證候危甚猶幸來此不然即死何疑乃於笥中取一紙撚用火點着才烟起吹滅之令僕張口刺於喉間俄吐出紫血半合即時氣竟能言及啖粥飲藥敷之立愈士人甚神其技後還鄉里村落一庸醫偶傳得此術云咽喉病發於六腑者如引手可探及刺破瘀血即已若發

於五臟則受毒深手法藥力難到惟用紙撚為第一然不言所以用之之意後有人捨得其殘者蓋預以巴豆油塗紙故施火即着藉其毒氣徑赴病處

又

凡人患喉閉及纏喉風用藥開得咽喉後可以通得湯水急喫薄粥半碗或一椀壓下邪熱不壓即病再來不可不知也咽喉既可身熱頭疼不除此感外邪看脉氣及大小便有表證則發汗有裏證則微下之皆愈愈後虛喘而身不熱者必是服涼藥過多而下虛也當服鎮重溫藥一服如黑錫丸正一丹之類以

粥壓之

咽喉腫痛

有人患咽喉腫痛下食不得身熱頭疼大便不通家醫之論紛然皆以謂熱當服涼藥有一善醫云脉緊數是感寒氣所致眾醫不從善醫者曰我有法驗得寒熱浴室中生火用炒木葱湯淋浴室若是病熱則此煖處必有汗而咽喉痛不減若是感寒則雖浴無汗患者信其言遂入浴室洗而無汗就浴室中服麻黃湯一服須臾大汗出大便通即時無事眾醫服其神凡辨熱病與感冷皆可用此法醫餘

巧匠取喉鈎

咸平中職方魏公在潭州有數子弟皆幼因相戲以一鈎竿垂鈎用棗作餌登陸鈎雞雛一子學之而誤吞其鈎至喉中急引乃鈎以鬚逆不能出諸醫不敢措手魏公大怖令人遍問老婦必能經歷時有一老婦九十餘歲言亦未嘗見此切料有智識者可出之時本郡有一莫都料性甚巧令聞魏公魏公呼老婦責之曰吾子誤吞鈎莫都料何能出之老婦曰聞醫者意也其莫都料曾于水中打碑塔添仰瓦魏公大哈親屬勉之曰試詢之公遂召莫都料至沉思時久

言要得一蠶繭及大念珠一串公與之都料遂將蠶
剪如錢大用物權四面令軟以油潤之仍中通一竅
先穿上鈎線次穿數珠三五枚令兒正坐開口漸添
引數珠挨之到喉覺至繫鈎處乃以力向下推其
鈎以下而脫即向上急出之見蠶錢向下果定鈎線
鬚而出並無所損魏公大喜遂厚賂之公曰心明者
意必大巧意明者心必善醫名醫錄

舌腫滿口

一士人汭汭東歸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問何事
不答又撼之妻驚起視之舌腫已滿口不能出聲急

訪醫得一叟負囊而至用藥搽比曉復舊問之乃蒲
黃一味須真者佳本事方

舌無故血出

一士人無故舌出血仍有小穴醫者不曉向疾偶曰
此名刺炒槐花為末搽之而愈良方

牙疼

牙疼有四一曰熱二曰冷三曰風四曰虫熱者怕冷
水冷者怕熱湯不怕冷熱即是風牙有虫窠者即是
虫牙用藥之法熱用牙硝鬱金雄黃荆芥之類冷用
乾薑草撥細辛之類風用猪牙皂角僵蠶蜂房川草

烏之類，用雄黃、石灰、砂糖之類，熱牙宜於牙齦上出血諸牙痛，用藥畢皆以溫湯漱之。

牙齒日長

牙齒逐日長，漸漸脹開口，難為飲食，蓋髓溢所致。只服白朮愈。備生十全方

舌脹出口

有人舌腫脹，舒出口外，無敢醫者。一村人云：偶有此藥，歸而取之。乃一紙，撚以燻之，取烟薰舌，隨即消縮。衆問之方，言吾家舊有，予亦舌腫脹出口，人效以草麻取油，蘸紙撚燒烟薰之，而愈。因以治人，亦驗。

治齒痛

葉景夏家一妾為病齒所苦，遇痛作時，爬牀刮席，呼連夕徹旦，勺飲不可入口。醫者無所不用，經年不差。或授一方，取附子尖、天雄尖、全蝎七箇，皆生碾碎，拌和以紙撚蘸少許，點痛處，隨手則止。林元禮云：是未足為奇，舊得一法，捕蚋蚋大者一，剖竹篔子，刮其屑，即有汁粘其上，約所取已甚，則放之，而以汁點痛處。凡痔、鉅、癰、腫一切齒痛，悉可用藥，到痛定仍不復作。姪孫個云：此名蟾酥膏，先以篔掠眉下，汁未出時，當以細杖鞭其背及頭，候作怒，鼓脹則流注如漏。

然後挹以綿，徑室痛處類編

齩齒

齊中大夫病齩齒，淳于意灸其左太陽脉，即為苦參湯，日漱三，并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漱史記

飲酒漱口

劉几年七十餘，精神不衰，每飲酒輒漱口，雖醉不忘也。曰：此可以無齒疾。哺後食少許，物便已。明道雜志

漱口食冷

進士劉道遇異人曰：世人奉養往往倒置，早漱口，不

若將臥而漱去齒間所積牙，亦堅固。今人食冷物必飲湯，將温其脾已冰，其脾又何温之有？不若未食冷物先飲湯，温之，繼食冷，即無患也。翰苑名談

棗能黃齒

倪彥及朝奉嘗為大原府幕官，云彼中人喜食棗，無貴賤老少常置棗於懷袖間，等閒探取食之。郡人之齒多黃綠，食棗故秘。叔夜所謂齒居晉而黃，虱處頭而黑是也。遯齋閒覽

齒藥

西嶽蓮花峯碑載治口齒烏髭藥歌：猪牙皂角及生

醫記 卷四 三十八
薑西國升麻蜀地黃木律旱蓮槐角子細辛荷葉葉心要相當青鹽等分同燒煨研然將來使更良荷葉指齒牢牙鬆鬚黑誰知世上有仙方類

齒間肉壅出
汪丞相徽之祁門人有寵平日好食動風物性尤嗜蟹或作蟹包蟹簽恣啜之一日得風熱之疾齒間壅一肉出漸大漲塞口不能閉水漿不入痛楚待盡已而有一道人言能治此疾丞相命醫之不日而愈其法用生地黃取汁一碗猪牙皂角數挺火上炙令熟蘸汁令盡木之傳壅肉上隨即消縮多以金與之得

此方其婿李大夫說

飲酒喉舌生瘡

連月飲酒咽喉爛舌生瘡水中螺蚌肉葱豉薑椒煮汁飲三盞差聖惠方

苦參不可潔齒

予嘗苦腰重久坐則旅拒十餘步然後能行有一將佐見予曰得無用苦參潔齒否予時以病齒用苦參數年矣曰此病由也苦參入齒其氣傷腎能使入腰重後有太常少卿舒昭亮用苦參揩齒歲久亦病腰自後悉不用腰疼皆愈此皆方書舊不載也筆談

齒縫出血

齒縫出血不止他藥不能治者鹽主之素問云鹽勝血故也蘭室寶鑑用麥門冬煎湯漱之亦良

虎鬚治齒痛

虎鬚治齒痛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虎鬚及熱插齒間即愈拔數莖與之

積年耳聾

驢生脂和生薑熟搗綿裹塞耳治積年耳聾本草按生椒非薑第未試用

骨哽韻畧用類

治哽以類推

凡治哽之法皆以類推鷓鴣治魚哽磁石治針哽髮灰治髮哽狸虎治骨哽亦各從其類也

鵬砂治哽

鄱陽汪友良因食辣蹄誤吞一骨如小指大哽於咽喉間隱然見於膚革引手可揣摩百計不下凡累日雖咳嗽亦痛僅能畧通湯飲家人憂懼於昏睡次觀一人着朱衣來告曰聞汝為骨所苦吾有一藥唯南鵬砂最妙恍惚驚寤謂非夢也殆神明陰受以方欲全其命索藥得砂小塊汲水滌洗取而含化才食

頃脫然而失志

呪水治哽

以淨器盛新汲水一盞捧之面東默念云謹請太上東流順水急急如南方火帝律令敕一氣念七遍即吹一口氣入水中如此七吹以水飲患人立下或用此呪水可以食針并竹刺選百方

漁人治哽

蘇州吳江縣浦村王順富家人因食鰕魚被哽骨橫在胸中不上不下痛聲動鄰里半月餘飲食不得幾死忽遇漁人張九言你取橄欖與食即軟也適此春

夏之時無此物張九云若無尋橄欖核搗為末以急流水調服之亦可遂如法服之果安後問張九曰你何緣知橄欖能治哽張九曰我等父老相傳橄欖木作取魚掉篋魚若觸着即便浮被人捉却所以知魚怕橄欖也今人煮河豚須用橄欖亦以其能化魚毒

耳名醫錄

治哽

滁州蔣教授名南金因食鯉魚玉蟬羹為肋骨所哽凡治哽藥及象牙屑用之皆不效或令以貫衆不拘多少濃煎汁一盞半分三服併進連服三劑至夜一

咯而出因戲云此管伸之力也百一選方

故魚網治哽

故魚網主哽以網覆哽者頸差如煮汁飲之骨當下矣本草

倉卒有智

秀州士大夫家一小兒五歲因戲劇以首入搗藥臼中不復出舉家驚呼無計或教之使執兒兩足以新汲水急澆之兒驚啼體縮遂得出

又

有小兒觀打稻取穀芒實口中黏著喉舌間不可脫

或令以鵝涎灌之即下蓋鵝涎能化穀也二者皆一時甚急非倉卒有智未易脫夷堅志

喘嗽

喘有二證

凡人患喘其證有三一曰寒二曰熱三曰水病熱者發於夏而不發於冬冷病者遇寒則發也水病者胸膈滿悶脚先腫也熱病者宜蛤蚧丸冷病宜煮肺散水病審其冷熱虛實虛而冷者紫金丹熱而實者防已丸此出養生必用方不合防已丸但言腹有濕熱欲驗喘疾是水不是水者小便澀脚微腫而喘者水

證也當作永治之小便不澀脚不腫只作喘治之沈
存中良方蒲葑葉孫太資麻黃梓材湯不拘冷熱皆
可服也

咳嗽

咳嗽有二一曰熱二曰寒熱嗽有濃痰鼻聞腥氣宜
服涼藥寒嗽痰薄宜服熱藥飲冷水一曰呷而暫止
者熱嗽也呷熱湯而暫止者冷嗽也此法用之有驗
以小柴胡湯治熱嗽以理中湯加五味子治寒嗽皆
已試之驗醫餘存管未見其法

又

經曰人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為咳甚為泄為痛凡咳
嗽五臟六腑皆有之惟肺先受邪蓋肺主氣合於皮
毛邪之初傷先客皮毛故咳為肺病五臟則各以治
時受邪六腑則又為五臟所移古人言肺病難愈而
喜卒死者肺為驕臟怕寒而惡熱故邪氣易傷而難
治以其湯散徑過針灸不及故也十種咳嗽者肺咳
心咳脾咳腎咳肝咳風咳寒咳支飲咳膽咳厥陰咳
華佗所謂五嗽者冷嗽氣嗽燥嗽飲嗽邪嗽孫真人
亦有方治寒毒症嗽者歷代方論著之甚詳惟今之
所謂勞嗽者無所經見意其華佗所謂邪嗽真人所

謂在嗽者是也此病蓋酒色過度勞極傷肺損動經絡其重咯唾膿血輕者時發時差又有因虛感邪惡之氣且傳症得之或先嘔血而後嗽或先咳嗽漸就沉羸此則非特內損肺經又挾邪惡傳症之氣所以特甚病之毒害無過此也真人治症嗽通氣丸方用蜈蚣四節又云夢與鬼交通及飲食者全用蜈蚣外臺方四滿左治五嗽亦用蜈蚣近世名公能推原其指意率用蛤蚧天靈蓋桃柳枝麝香丹砂雄黃安息香之類以通神明之藥療之高出古人之意又肺中有蟲如蠶令人喉痒而咳湯散徑過針灸不及以藥

含化蟲死即嗽止

雞峯方

治痰嗽

綬帶李防禦京師人初為入內醫官直嬪御閣妃若痰嗽終夕不寐面浮如盤時方有甚寵而徽宗幸其閣見之以為慮馳遣呼李李先數用藥詔令往內東門供狀若三日不效當誅李憂撓伎窮與妻對泣忽聞外間叫云咳嗽藥已文一貼喫了今夜得睡李使入市藥十貼其色淺碧用淡蘼水一滴麻油數點調服李疑草藥性穢或使臟腑滑泄併二為一自試之既而無他於是取三貼合為一携入禁庭授妃請分兩

服以餌是夕嗽止比曉面腫亦消內侍走白前天顏
絕喜錫金帛厥直萬緡李雖幸其安而念必宣索方
書何辭以對殆亦死爾命僕俟前賣藥人過邀入坐
飲以巨鍾語之曰我見鄰里服汝藥多效意欲得方
儻以傳我此諸物為銀百兩皆以相贈不吝曰一文
藥安得其直如此防禦要得方當便奉告只蚌粉一
物新瓦炒令通紅拌青黛少許爾扣其所從來曰壯
而從軍老而停次頃見主帥有此故剽得之以其易
辨姑藉以度餘生無他長也李給之終身類

治齁喘

信州老兵女三歲因食鹽鯪過多遂得齁喘之疾乳
食不進貧無可召醫一道人過門見病女喘不止教
使求甜瓜蒂七枚研為麤末用冷水半茶鍾許調澄
取清汁呷一小呷如其說才飲竟即吐痰涎若膠繭
狀胸次既寬齁喘亦定次日再作又服之隨手愈凡
三進藥病根如掃此藥味極苦難吞嚙俗諺所謂甘
瓜蒂苦非虛言也

喘病

李翰林天台人有莫生患喘病求醫李云病日久矣
我與治之乃取青橘皮一片展開入江子一箇將麻

線繫定火上燒烟盡留性為末生薑汁酒一大鍾呷之過口便定實神方也名醫錄

肺氣

肺者臟之蓋也肺氣盛則脉大脉大則不得偃卧

肺熱久嗽

有婦人患肺熱久嗽身如炙肌瘦將成肺勞以枇杷

葉木通欬冬紫苑杏仁桑白皮等分大黃減半如常

製為末蜜丸櫻桃大一丸食後夜卧含化未終劑而

愈本草衍義

喘有冷熱

人有喘疾不可一槩治之須分陰陽病發於冬寒冷病也病發於暑月熱病也冷病服豉霜丸清中湯煮肺散熱病服青杏蛤蚧丸之類又有一方孫大資梓朴散不拘冷熱皆可服醫餘

水喘

有人先因咳嗽發喘胸膈痞悶難於倒頭氣上湊者宜早利水道化痰下氣若不早治必成水宜服紫金丹病水人水在膜外切不可鍼鍼透膜初時稍愈再來即不可治同上

翻胃

治翻胃

淳熙元年冬，嵇姪自鄱陽往四明，過婺州，義烏晚泊，逆旅，倏有野服者坐予傍，扣其何人，曰：邑醫孫道攻，療眼疾，密與之語，孫曰：君貴家子弟，必藏好方，異我一二，或可為人起疾。密素秘翻胃方，即口授之。其法用一大附，去其蓋，剉中使淨，納丁香四十九粒，復以蓋覆之，用線縛定，置銀石器中，浸以生薑自然汁，及蓋而止，慢火煮乾，細末一錢，七摻舌上，漱津下，若煩渴，則徐食糜粥，忌油膩，生冷。孫喜書之於冊，未幾州鈴轄苦此病，危甚，孫為拯之，正用此方，數服愈。類編

驢尿治翻胃

驢尿治翻胃，外臺載昔幼年經患此疾，每食餅及羹粥等，須臾吐出，止觀中許泰御兄弟及柴蔣等，此稱名醫奉敕令治，罄竭其術，竟不能療，漸至羸，備死在朝夕，忽有一衛士云：服驢小便，極驗。日服三合，後食唯吐一半，晡時又服二合，人定時食粥，吐即便定。迄至今日，午時奏之大內，五六人患翻胃，同服三時，後差此藥，稍有毒，服時不可過多，盛取及熱服一合，病深七日以來，服之，良驗。方本事

乾嘔不吐

粥食湯藥皆吐不停灸手間使二十壯若四肢厥脉沉絕不至者灸之便通此起死之法千金方

霍亂

夫霍亂之起皆由起居之失宜飲食之不節露臥濕地或當風取快温涼不調清濁相犯風冷之氣歸於三焦傳於脾胃真邪相干水穀不化便致吐利皆名霍亂其揮霍之間便致穢亂診其脉來代者霍亂又脉代而絕者是證也霍亂脉大者可治微細者不可治脉微而遲氣息少不欲言者不可治養生方云七月食蜜令人暴下雞峯

醫說卷第四

文化乙丑

